



主讲人 林宇镇

文保志愿者，地方文化爱好者。曾在宁波城隍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多年，发表相关文章多篇。

江厦背景——岁月记忆

百年江厦，岁月匆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江厦是旧江厦留下的最后背影。现在的宁波人已经很难想象旧时江厦的样子了，健在的老人也只能以零星的记忆，拼凑出半世纪之前江厦的模糊印象。

我童年常往来于江厦，印象最深的是大道头。大道头由巨型的条石砌成，斜斜伸入江中，一只仅容五六人摆渡的小舢舨，往返于大道头和江东北大道头之间。小小的摆渡船在江涛中竞逐逐浪，曾是江厦一道独特的风景。但若是忽遇大风或受大船行驶的影响，顷刻间波浪汹涌，小船在波涛中颠簸起伏险象环生，掌控不及就发生舟覆人亡的悲剧。我小时候曾几次见到落水身亡者的亲人，披麻戴孝，手捧着亲人的神位，长竹竿上挂着故人的衣裳，在一声声沉重的铜锣声中，到大道头为亲人“招魂”的凄惨情景。1981年6月，由原解放桥迁至大道头的江厦浮桥竣工，1990年12月又建成永久性固定式钢筋混凝土桥梁。昔日大道头上的悲声，已成江厦的历史，永远逝去。

解放初的江厦，到处是断壁残垣，空旷而冷落，四处是简易房和棚屋的店铺。近东渡路一带的街上，有许多练功耍拳、接骨治伤、卖膏药的江湖人。太阳伞下坐着腰孔宽过五寸牛皮铜钉腰带的拳师，一边的木架上插着练功的刀、棍、剑、矛，地上放着石大刀（石杠铃）、三截棍和钉板。

江厦的天妃宫遗址上后来建起了“新甬戏院”。虽然戏院有新甬的大名，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下）

——宁波江厦街的兴衰与新生



上世纪50年代从三江口看江厦街

但宁波人都习惯叫它“天妃宫”。新甬戏院的场地不大，设施也很简陋，观众的座位是一排一排的长竹椅。虽然如此，但因演出的剧团与剧目都比较大众化，戏票也便宜，所以很受普通市民的欢迎，一般市民若要接待客人，就常常陪着到“天妃宫看戏去”。尤其是在三江口泊岸的船工和渔民，新甬戏院无疑就是享乐的“天堂”了。

江厦过去有很多的“尺衣店”，尺衣店就是旧衣店。尺衣店全靠伙计的叫卖招揽生意。伙计往店门口的长凳上一站，手腕上随便搭着件衣服，瞟一眼街上的行人，立即就能唱出叫卖的词来。“强来强，卖来卖，长衫当短衫穿。剪落下摆做裤子，袖子好做鞋面布——”“毛花呢，夹衫衫，尺寸有得四尺三。下面改条西装裤，上面好做大襟衫——”尺衣店的伙计大多出身穷苦，没有文化，一套叫卖的功夫全靠师徒口耳相传，为了保住饭碗，伙计们就编出动听的词来。因此，江厦一带常常可以听到高低婉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从前的江厦街大都是泥路。眺望江厦，但见街宽房低，店稀人少，江风吹过，沙土迷蒙。江厦靠近半边街一带有许多卖建材的小店，卖给帆船使用的大小小铁锚就随意地扔在马路边。江厦有很多卖绳缆的大店小店，都在江厦街上一字排开，就地绳缆制绳。

百年江厦，岁月沧桑，江厦的背影已随历史渐行渐远。但江厦并未在历史中老去，时代赋予了江厦新的青春。

江厦街的修建是江厦的历史性转折。1951年，宁波成立了失业工人筑路队，政府用“以工代赈”的方式，首次对江厦街进行了大规模的拓修。1929年之后，宁波即有建设江厦街的计划，但在1936年前的市政资料上，一直没有江厦街的资料。直至其后出版的《鄞县总图》上，才首次出现了江厦街的名称，但那时还并非真正意义的江厦街，市民和业内历来都以从前的四条小街名相称，所谓的江厦街的“游青路”也仅局部而已，从保留下来的历史照片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江厦街明显仍是石板铺的路面。江厦街的历史性蜕变发生在1951年，当年的这

一次拓修，使一条全新的江厦街在江厦的废墟上诞生了。

1972年，江厦街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建。1984年，宁波工业品展销大楼在原天妃宫遗址上建成，这幢10层的高楼，当年曾是宁波标志性的高层建筑，宁波电视台在9楼建设了发射机房，在楼顶安装了发射天线，大楼因此成为新江厦也是新宁波的一景。1987年，自灵桥至江厦桥沿江房屋被全部拆除，建成了美丽的江厦公园。江厦街被再次拓宽改建成36米宽的现代化大道，成为宁波市内最美丽的景观街道之一。1988年，21层的华联大厦在江厦崛起。此后，江厦新楼不断崛起，成为宁波的骄傲与象征。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江厦的繁荣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荣耀，更是宁波市民心中的骄傲。

航运业的发达是造就江厦繁荣的最根本因素。历史上宁波一直是全国的著名港口，由于“东海门户，南北要冲”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优良的港口条件，使宁波的航运业高度发达。宋初，宁波（当时称明州）与广州、杭州一起，是朝廷指定的对外贸易港口，宁波是朝廷规定发放对外航运的“签证港”。至元代，宁波的航运业发展至鼎盛，国际航线遍及亚、非、欧三大洲，是日本、朝鲜、东南亚与西亚各国贸易往来的主要口岸。国内的近海航运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南北商业船帮，三江口舟船辐辏，商贾云集。明清两代，先后实行严格的海禁锁边政策，航运业几近窒息，即使如此，朝廷仍然指定宁波为接待日本“贡船”的港口。清代中期后，海禁逐渐放开，宁波的航运业冲出禁锢走向勃发，形成空前繁荣。

航运是宁波的历史“大戏”，而“大戏”的“舞台”就在江厦。古代宁波的海运码头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今余姚江南岸三江口至渔浦门一段，古称甬东司道头。另一处就是奉化江自灵桥至三江口的江厦道头。1862年，新江桥浮桥建成，次年移址三江口，姚江航行因此受阻，原甬东司道头此后渐废，于是船舶往来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江厦码头。《四明谈助》称：“滨江

庙左，今称大道头（江厦码头），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十九世纪中期后，宁波有了航行近海的轮船，江北岸先后建起浮码头，但作为当时航运主体的帆船，仍集中停泊在江厦码头，直至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江厦码头外的江面上仍然经常是“帆樯如林，舟楫如鲫”，渔舟货船，此进彼出，江厦一带，车辆行人，日夜喧嚣。江厦因航运的繁荣而极度繁华，并因此名闻“天下”。

非常时代的非常时局促进了江厦的畸形发展。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因战事而封锁长江口水道。此时，南北货物均通过海运向宁波集中，宁波成为沿海与内地物资的主要转运和集散地，江厦码头千帆竞发，百货流通。1937年抗战爆发，而后上海、杭州相继陷落，宁波成为出入上海的主要孔道，内地各省商人和军需采购人员云集宁波，水运货物急速流转，资金汇拨频繁。江厦一带“单帮”、“拥客”汇集，“黄牛”走私大行其道，短短几年，宁波出现畸形繁荣，江厦因之声名大噪，自以为天下之最。“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是特别的历史、特别的时代为宁波留下的一段传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宁波的部分商人因经营航运与商业，完成了早期资本积累，继而进军金融业和实业，走出宁波告别江厦，走向上海和全国。宁波人凭着实力、诚信、勤劳与才智，在国内迅速崛起，足迹遍布国内并远涉世界，时有“无宁不成市”之称，宁波商人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宁波帮”。宁波帮的成功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使宁波因之名扬四海。一代又一代宁波人，浪迹天涯，情系故土，他们把江厦曾经的繁华，当做故乡最美好的记忆，并引以为豪。“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已不仅是对昔日江厦的写照，而是游子心中故乡亲情的化身，成为几代宁波人对故乡的怀念与赞美。

慈溪文化馆的陈趣联先生曾为“老家乐队”写了一首《我的老家在宁波江厦》的歌，唱道：“我的老家在宁波江厦，喝惯了甬江水逐渐长大。晚归的白帆进入我的梦乡，思乡却在千里之外。‘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昔日的矮房已不见了去向，开放使它改变了模样。‘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纵然身在外乡，我心仍最难忘。‘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纵然身在外乡，我心仍最难忘——是宁波老家！我的老家在宁波江厦，听惯了宁波走书，还可哼几下。委婉的曲调加一杯浓茶，怎能不让我想家。‘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走遍天下，不如咱宁波江厦！”

百年江厦，酝酿成如此浓郁的乡情，也正是这份亲切的乡情，让百年江厦永远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



如今的江厦街

龚国荣 摄



生命第一 5·12大地震现场纪实

何建明

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411医院医疗队到达了水磨镇，随后立即开始救治工作。

5月18日15时，68岁的藏族老太毛跃珍被送到了医疗队。由于房屋的坍塌，毛跃珍被砸伤的腰背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皮下血肿以及皮下组织坏死，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会引发败血症，危及生命。医疗队争分夺秒，在最短的时间里从她身上抽取出了超过800毫升的血块和坏死组织。

18时，医疗队又救治了一名重症伤者，叫英卓，是个彝族姑娘，怀孕已经8个多月了，送来医疗队的时候由于大出血，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她的左侧颅脑脓肿十分严重，医疗队进行了全力抢救，英卓得以生命体征良好，母子平安。

为了更好地争取到救援医治的时间，医疗队派出9支医疗小分队52人，深入水磨镇14个村进行巡诊，由411医院胡佳乐副院长负责。

就在411医院医疗队在重灾区水磨镇忙碌时，南京军区联勤部副部长、前进指挥所总指挥姜国禹依然马不停蹄。

5月19日早上7时40分，姜总指挥从电视中看到映秀镇的道路刚刚被打通的消

息，立即带人前往成都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抢任务”，汇报了411医院医疗队在水磨镇执行任务的情况，并恳切申请派出医疗队进入映秀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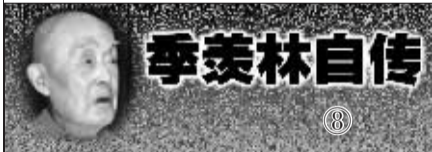
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进指挥部的一再请战，感动了当地政府。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名副厅长随即召集人员协商，十分钟后通知姜总指挥可以派医疗队赶往映秀镇，但水磨镇也有不少受灾群众，希望能够兼顾。同时，这位副厅长还提醒姜总指挥他们，要注意安全，毕竟通往映秀的路上每天都有多次塌方事故发生，刚刚修复的道路也是十分脆弱的。

411医院第一医疗队立即从水磨镇出发，从8时45分开始，短短的20公里路程，他们用了近4个小时才赶到，其中有一段百里的路程就用去了1小时20分——并不是堵车，而是道路不时会有塌方，不时地被阻断。

灾后的水磨镇和映秀镇，信息闭塞，两镇下辖的28个行政村成为“孤岛”，巡诊小分队带着大包大包的药品和医疗器材翻山越岭，边打边探路。

特别是映秀镇，是这次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伤亡惨重，所以这里也成为医疗队最为集中的地方。除了411医院第一医疗队，这里还有来自301医院、军事科学医学院、三医大等5个单位的医护人员共339人。

任何一个片断，任何一个场景，都让我们感动——



季菱林自传

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块快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

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爷“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黄面糕是有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